

# 成都当代影像馆开馆：七展重磅来袭 张克纯获金熊猫摄影艺术大奖

原创：张桂森 雅昌艺术网 4月28日

[扩展阅读：雅昌艺术网关于“以冒用‘雅昌’名义骗取艺术品等犯罪行为”的声明](#)



成都。4月27日，成都当代影像馆历时多年筹备正式开馆。



成都当代影像馆开馆仪式现场

视觉艺术的盛宴，艺术与世界的交融

成都当代影像馆位于国内最大的以摄影为主题的公园——府河摄影公园的核心位置，公园占地150亩，影像馆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



成都当代影像馆开幕现场



金熊猫摄影艺术奖“杰出摄影艺术奖”颁奖现场

颁奖现场，成都当代影像馆还为首届“金熊猫摄影艺术奖”评选出的十位具有广泛影响力、优秀洞见、艺术才华的“杰出摄影艺术家”颁奖。他们是（排名不分先后）：马良、刘铮、张大力、张克纯、张晓、张巍、洪浩、宗宁、金平、缪晓春。



荣荣、那日松、蔡萌获首届“金熊猫摄影艺术伯乐奖”

首届金熊猫摄影奖，除了1位“摄影艺术大奖”、10位“杰出摄影艺术家”外，还设立了“伯乐奖”，用于鼓励发掘推荐“摄影艺术大奖”获得者的评委们。最终，荣荣、那日松、蔡萌获得2019首届“金熊猫摄影艺术伯乐奖”。



开馆同时推出的还有2019首届“金熊猫摄影艺术奖”作品展，展出马良、刘铮、张大力、张克纯、张晓、张巍、洪浩、宗宁、金平、缪晓春十位“杰出摄影艺术家”的作品，展览由成都当代影像馆艺术总监王庆松策划。

# 张大力

## 瞬时拷贝与纪念碑性——“恒久与无常”的历史逻辑

张大力决定用一种类似于从对象上直接拷贝的技术。这个技术就是“蓝晒法”或“晒蓝法”，是英国人约翰·赫歇尔在1842年发明的一种原始摄影方法。与常规照相术相比，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不使用照相机和转印底片，而是直接通过光与化学物质的作用在平面材料上造成形象记录，我们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拓印”或“直接拷贝”。这种技术在摄影史上最著名的应用是十九世纪英国植物学家安娜·阿特金斯在1843年出版的《不列颠藻类：蓝晒映像》，被摄影史家认为是最早出现的摄影书籍。阿特金斯将海藻标本放在涂好化学药品的相纸上，经过光照真实地记录了标本的尺寸和外观。除了它的科学价值以外，这些图像也缔造了一种特殊的美学意味：海藻叶片在一页页湖蓝色画面上优美地舒展，其白色负像犹如不含重量的影子。

阿特金斯的书很可能为张大力蓝晒作品提供了一部分灵感，这个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张大力最初也是希望记录自然界中的植物，二是他在写作中特别提到了阿特金斯的作品。他的另一个可能的灵感来源——但也可能是巧合——是曼·雷的“实物投影”：这位达达主义的奠基人也抛弃了相机，以光线和投影直接在相纸上成像。但这里我希望强调的并不是这些可能的灵感或影响，而是张大力的蓝晒作品在其艺术创作中有着独立的深远根源。这个根源不容易一下看到，以往评论者也没有明确指出，但本文的讨论清楚地显示：摒除画笔、油彩和雕刀这些艺术再现的常规中介，通过瞬时的拷贝直接复制对象的做法始终是张大力艺术实验中的一个重要逻辑。他早期的民工形象引入了这个逻辑，拓印式的蓝晒作品延续了这个逻辑，而且进一步强调了形象的“瞬时”性质。

我希望强调的另一点是张大力并没有延续阿特金斯和曼·雷的做法，将对象和相纸直接接触进行实物投影，而是在物体和感光平面之间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成像平面的尺寸也因此可以大大扩展。如此记录的形象不是被摄物体的确实形体和轮廓，而是它们的影子。他写道：“在自然界里，由于物体遮挡了光线向前延伸而出现的黑影，在蓝晒画面经过漂洗而呈现出的却是相反的景象，那个肉眼所看到的黑影成了透明的白色或浅蓝色的光晕。”这里我们再次发现这组作品与民工拷贝的深层关系。上文中我引了张大力对这些立体拷贝的解释，将其目的形容为是对“瞬间凝固潜藏于他们肉身之内游走的灵魂”的记录。类似的目的也驱动着他的蓝晒摄影实验。

张大力访谈





“金熊猫摄影艺术奖”展：张大力作品现场